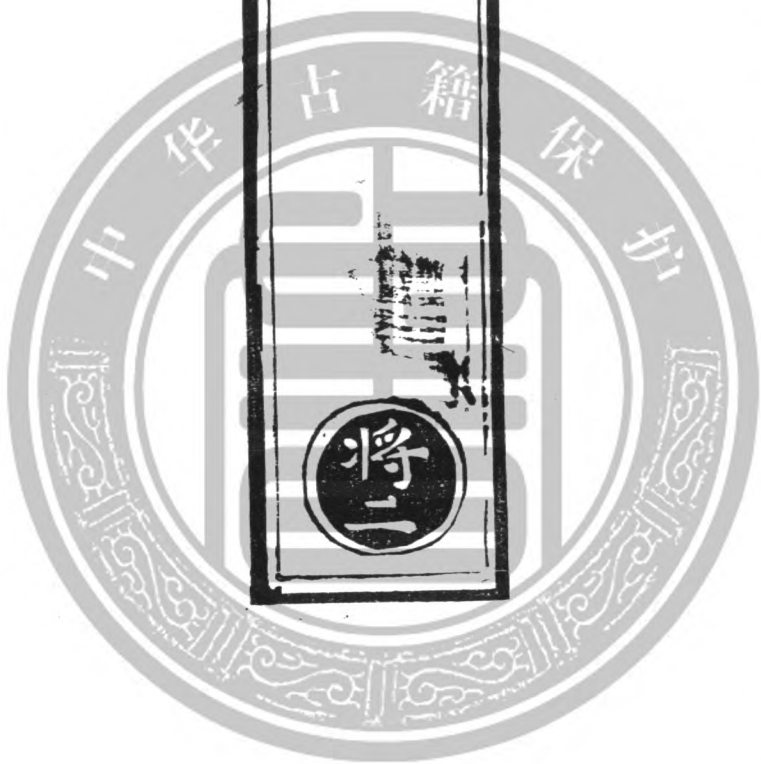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將二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將二

義

朋友之義

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將二

錄曰夫所謂之泰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  
為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  
之道狹矣克其道必若以天子友匹夫而  
不為誣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然不詳於  
天道祇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



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夫哉然亦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此不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舍孔孟均之諂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錄曰兌之為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



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  
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饗太平之休故其  
象為朋友講習其道為學焉後臣然其始  
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于  
商兌未寧故又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及其

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  
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若使  
牽於和兌之吉徂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  
引其邪兌之私則陰盛傷消小人衆而君  
子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九五之君



不可不競競而倣懼也聖人著於詞曰孚  
于剝有厲吁不可為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君我不知其彞倫攸  
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

將三

二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斃鯀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  
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  
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  
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二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  
晦凡七卜五占用二愆忒八庶徵曰雨曰暘

將二

三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蕪一極備凶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  
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



錄曰此皇極敷言之訓箕子以告武王得道統之傳者在是不可以泛然目之也彛者至常而不可易之謂也洪者至大而不能窮之謂也倫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理之一定也範者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法之大同也此非箕子莫之能得非武王莫之能聞而遂以傳之天下萬世為人君者其可不知哉

禮運昔者仲尼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

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

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  
故謀閉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  
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  
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

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  
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是  
謂小康

錄曰夫子何以有是嘆也中天下而立定

將二

四

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故有是嘆也何以必  
於偃也蓋偃以禮樂為治者也禮樂之治  
大用之則為大同小用之則為小康大同  
者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千萬世為  
一日小康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



也吾其為東周亦可也非偃何足與有言  
哉或疑以為非夫子之言則過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

錄曰孔子之嘆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  
豈徒誦說向慕而已哉其所以斟酌於宵  
中反覆於念慮必有百王不易之大法千  
古常行之大道故他日又語淵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用之者

大則為唐虞次則為三代非小小措置而已此孔門切磋之義有關於天下國家最切萬世之下不可以虛文視之也故以繼

四聖之後焉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

將二

五

詩送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彛倫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三躬是

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

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  
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  
心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  
曰彼何人斯其心孔難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伊誰云從惟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

遊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  
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覺我心爾之安行  
亦不遑舍爾之急行遑脂其車一者之來云

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  
知也一者之來俾我祗也伯氏吹壎仲氏吹  
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

將二

六

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  
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  
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示以所疑而已  
既絕之矣而猶告以一者之來俾我祗也  
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

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錄曰樊與尹暴與蘇皆王朝卿士而義則朋友也其詩或如清風或如飄風蓋天下

有道人皆好德而夙夜匪懈譬則天高日朗自不覺其暢然也天下無道為鬼為蜮而讒口交張譬則波蕩風靡亦不覺其異態也二風作周道別矣所以謂能興觀者

如此





通鑑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  
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  
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  
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  
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  
之

將二

七

錄曰杜伯之事不可考然以一死而爭之  
力復左儒可謂篤於義矣雖然別君而異  
友則廢友友道而君逆則違君無已歸過

於已以代之乎將并死而無益乎

左傳士伯士會荀林父皆晉卿也伯之使秦以召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盍以疾辭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趙盾背士伯立靈公士伯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錄曰荀伯之論善矣何以不於公朝言之而私議於蔑歟衰與盾父子秉政乃心晉

室立長之議既大賴秦之心方堅賈季一

召公子樂使人殺之季之出奔正以此歟

六年晉狐射姑殺陽處父出奔傳以為侵官又以為漏言皆非是 嗚呼不

聞蒍蕘之言卒起令狐之禍重釁疊難晉

之喪亡亦幾矣所謂我即爾謀聽我訾訾

正以為盾也惜乎無以語之

及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其人

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

見



錄曰此隨會所由返國而士伯所以無宗  
歟夫伯晉之正卿其往秦也夫人太子猶  
在既不能直言匡諫以伸匪躬之義及荀  
伯之諫又不能見幾而作以盡察友之情  
進退皆無所據矣使士會拘于小節不知

將三

八

自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正固之  
道不能無成有終矣故易曰未感害也其  
用意深哉

史記管夷吾鮑叔牙者友也夷吾少困時為  
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其貧

也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  
時有利不利也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  
為不肖知不遭時也三戰三敗鮑叔不以為  
怯知其有老母也所事公子糾敗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為無耻知其不羞小節而耻名不  
顯於天下也故夷吾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叔也

藺相如完璧歸趙王以為上卿位在廉頗之  
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  
稱病不出或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

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  
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請罪遂為  
刎頸之交

將二

九

錄曰自管鮑廉藺之名著古今莫不以為  
美談也然觀其所論迺在血氣用事之間  
非有道德仁義之美所謂王期於王霸期



於霸大抵如此雖然世衰道微時則有若  
孫龐范魏蘇張之徒徃徃折脇則足甘心  
盡命以圖報復時君不悟又為之聚怨酬  
恩一毫不爽譬則閭閻之稚爾汝相戲而  
報施不稱不免闕然而怒使其父母賢也  
為之謝過不賢未有不為里閭之羞者然  
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魯仲連者好奇偉倣儻之策不肯仕宦任職  
以其高節遊於諸侯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  
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

陰不進使客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為之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

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錄曰魯連之不肯帝秦其志則大矣其號則不可也曷不曰天尊地卑乎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爾豈不名正而言順

將二

十

哉或曰戰國所趨者利所避者害也苟不為利秦之貪何由塞不有害諸侯之救何由至哉曰非然也蓋秦嘗帝矣稱而復否無所措手足也苟不畏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何至却軍五十里乎或曰連之言



前後不倫豈太史之述作乎要之鄒魯守禮義之國孟氏醇乎醇者也連與兩生大醇而小疵

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  
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  
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

將二

士

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朝秦  
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  
月而難作

錄曰以商君之威而容趙良之說豈其未  
泯之良心與虎狼暴矣食人而號欲生之

德無乎不有也特不勝其慾焉耳商君之始也豈遽欲為虐一至此乎亦不勝其慾之心不如是不足以動孝公而饗目前之大利至於身之大患亦較然明矣則雖正言而何誅哉惜乎良之說有未盡也夫鞅之廢井田開阡陌其罪上通于天先王之法至是而殆盡者果誰之尤乎雖擢髮不足以數之豆諤諤而可盡耶雖然良無足恠蘇氏號為賢者以車裂為足以報其亡秦之罰然則先王之法置而不問可乎



東漢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縵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之素舊遣使奉書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誣語言光不答但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卑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

光卧不起帝即光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得不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

將三

十三

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焉

錄曰愚觀嚴光所以不可留者有五而三公不與焉夫不觀孔子無以見仁義之中正不參孟子無以達去就之權衡光雖不効已甚之行而有何至相迫之言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矧乃變姓名漁澤中乎若是着羊裘誠有心矣一也及其至也以故人招之惟當以故人處之亦義也夫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然則故人之招招諫議故人其可留乎二也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彼侯霸何為



者哉觀其曰阿諛順旨要領絕與責子絕  
長者同義而謂可留乎三也貴易交富易  
妻帝尚不難於言而能久而敬者鮮矣四  
也博士如范升客星如太史一薛居州獨  
能相助為理乎五也向使尊以三公不過

將二

十三

書名雲臺一世之士而釣臺崔巍萬世之  
士易不云乎君子幾不如舍其斯子陵之  
謂乎

廉范與洛陽慶鴻初為刎頸交人稱前有管  
鮑後有慶廉時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

功曹後融為州所舉案徵下獄范乃變姓名  
求代廷尉獄卒衛侍左右盡心勤勞後又辟  
公府會薛漢坐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  
斂其尸候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見責曰薛漢  
與楚謀反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  
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  
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稍解曰卿庶頗後  
邪與右將軍哀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哀  
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恠卿志膽敢爾  
因貰之由是顯名世居邊郡廣田地積財粟

悉散以賑宗族朋友值肅宗崩范奔赴敬陵  
適廬江椽嚴麟奉章弔國塗深馬死不能自  
進范見而愍之命從騎與之馬不告而去麟  
事畢不知所歸或謂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  
好周人急今奔國喪獨當是爾遂產馬造門

果然因謝而歸之

錄曰史稱廉范以氣俠立名觀其賑危急  
赴險阨有足壯者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  
明帝加怒以發其志始以就戮更延其寵  
古今所罕聞也若乃五袴之事人或能之



故不列云

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將二

十四

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伯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  
其貶議屣履到門

錄曰孟子稱伊尹管仲學焉後臣然則因  
師獲印何足異哉漢自桓榮稽古所謂學

與師者不過專門章句卒無啓心沃心之  
益一旦規模楷範屬之他人而因師獲印  
無足多尚顧不知自反而乃互相譏揣各  
樹朋徒此何謂哉夫以帝王莫如學學莫  
如務求師至於同心同德信任不疑又君

子之所深幸與學育才至於三萬亦後世之所罕逢不以成頌而反以成隙蓋光武以詞說興故亦以言旨衰而為之謠者雖曰出於偶然其殆莫之為而為也歟

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將二

十五

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蕭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晁劉表陳  
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  
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  
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

錄曰八元八凱身尊道高顧厨俊及身諶  
道喪何懸絕之若此乎蓋三代以上政出  
於一而賢能為實用季世政出於二而才  
藝為忌端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  
奚容岐而二之哉若使彼予而此奪彼廢

而此置彼生而此殺雖堯舜不可一日居  
况桓靈之世乎學校者禮義之所出非威  
辟之所關也孔門弟子記顏淵等十人而  
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當時不以為異後  
世不以為嫌未聞其招禍也苟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惟以禮義廉耻互相維持則顧  
厨俊及之名豈可少哉豈可少哉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  
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  
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時張讓弟朔

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  
嚴懼罪逃還京師匿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知  
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  
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  
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將二

去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  
不意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  
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  
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恠問其故並  
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頓



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錄曰愚觀膺之破柱成獄臨軒正詞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矧一時闡豎寧不竦然屏氣乎然不知維辟作福維辟作威威福之柄自上而下吾從而執之所威者天下之威所福者天下之福由朝廷達於天下夫誰曰不然時皇德不綱宦濁同軌而膺獨持風采其所予奪廢置與朝廷曾不相及則是威福之柄自我而將非自上而下也

故小人得以指而為辭謂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正耶邪耶拔舉者是耶非耶彼之非帝初不覺而我之是上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為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而不

將二

十七

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誅姦雄討亂賊無寧專殺擅誅以徇同儔殃善類歟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

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  
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  
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  
常侍五甫辯詰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將欲使善善同  
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  
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  
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  
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潛然流涕也  
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于  
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清也四凶之罪投  
竄誅殛魯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汗

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於善惡而不汗何  
賤於惡以至於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  
然而三都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又  
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

於孟博之世耶不旋踵間外兵內亂重疊  
疊禍危亡無日此豈天之降喪哉人之貪  
亂寧為荼毒其實蓋不可追也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將二

十八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續刊印施

正一嗣教大真人臣張國祥校

